

遙遠的風砂

老舍等作



三聯出版社刊行

砂風的遠遙

作者 舍 老

三聯出版社刊印

目 錄

遙遠的風砂·····	端木蕻良	一
且說屋裏·····	老舍	二三
小魏的江山·····	白塵	四三
回家·····	劉祖春	八〇
風雨·····	嚴文井	九一
紫·····	青子	一一八
逼·····	屈曲夫	一四三
冰天·····	劉白羽	一六二
長江上·····	荒煤	一八〇
包身工·····	夏衍	二〇八
矮簷·····	蕭乾	二二五

遙遠的風砂

端木蕻良作

在三月梢，已是幸福的春之尾了。而在卓索圖盟，春風還藏在從西伯利亞吹來的狂飆的後面。

這裏沒有櫻桃園濕潤的香氣。也沒有「溜鳥」的嘹亮迷人的調子。有的是蒙古包放馬聲——長鞭連落的脆響，迴音由山谷中傳來。游龍似的馬的突唇聲「呾，呾——噢唔噢唔——」遠道來的人，也許不承認這是馬聲，以爲是荒原裏一種奇異的野獸。馬怎會叫出「噢唔噢唔」的聲音來呢？實際上這就是出名的「馬嘯」。當它突突的肉戰着，反抗鞭打的時候。在月夜，清風裏，用前蹄踩着槽前的泥土，想起從前的戀人的時候。

說馬嘯是塞外唯一的聲音，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因爲原野裏的鷹，是有着鷺一般的高傲的，不會學着雀鷹子，灰鷹，青鷹，那樣小家子氣，一捕獲了食物，就唧唧喳喳的叫。它永遠是悠閒的在藍天裏浮着，像一個神祕的巫婆，默唸着咒語在兜圈子，像一片寂寞的雲片。

黃羊子在塞外是精巧的造物。嬌小的腿，如同嫋嫋欲折的竹節。豎起薄薄的小圓耳朵，常向遠方去聽。伊是神經質的，而且受不到保護，有一星兒風聲草動，就祇好拿起腿來使

跑。伊的速率是可驚的，轉瞬之間依然是砂磧，遠山，古道，成羣的黃羊子早已不見了。

——遠遠的天，飄來寥落的風響。

這 是我們這一行人長征中的伴侶。

還有羽毛和土色一樣的不十分美麗的「百靈」，和它同屬的頭頂上鼓起一座英雄頂的「鵝兒翎」，在大地上淒淒的叫着。不要幻想它們能唱出在烏市上金絲籠的家族那樣婉好的歌聲。不會的，在這愁苦飢餓的荒原上它們不會的。它們吱吱啾啾的，看見馬隊過來，也不怎樣想飛，好像長久沒有遇見生人似的。

這就是我們在大寨中，唯一向我們招呼的親人。

我們是昨天一早帶着月亮出發的，昨天在鄭家寨子吃了一頓油麥麵，我特意多吃了一點，現在肚裏隱隱的還有點兒絞痛。今天一天沒「打尖」，現在天色要晚了，在頭頂上盤桓的鷹也忽扇忽扇的回家了。我們還在鞭着馬跑，不知今夜宿在何處！

突然有人宣布。

「路走錯了！」

全身都有點頹唐，忍冷，挨飢，風，砂，涉水，爬山——所為何來，爲的是走錯路！馬「肚帶」又鬆了，下了馬緊了一緊，實在不能再緊了。否則不但在感情上對不起我的拳毛盧花，而且在養馬的經驗上講，要再緊着也就該「廢」了。不過狠狠心，又緊進了一

寸，我輕輕的拍着它的頸頭，我的馬，從我用了不十分名譽的手段把它得到手之後，我們的命運便匯合在一起。它向天悲憤的長嘯了一下，用前蹄踩着砂石，砂子在我的鞋子上打滾。

雙尾蠟翻身躍下馬來，默默的觀察地面，想尋出趕前車腳印。那裏有什麼腳印。連牧羊的糞都沒有，要發現了牧羊的糞，也是令人快慰的事情，總會斷定離開人家不太遠，至少也有羊圈子好走進。

他看了看前邊的山峽。

首先發現走錯路的賈宜就說：

「前邊是山澗，我們走的是流水溝！」

這真叫人懊喪，雙尾蠟領的路。「我看他『豬皮膠』的臉色，就獻不出『番王寶』來，果然不差，他也認青馬路！」煤黑子臉上每個紅疤都掙得發紅，沙聲對我說，並不怕雙尾蠟聽見。

雙尾蠟沒有聽見——一定是沒有聽見！很安閑的在流水溝上檢起了一塊石頭，用手拂去上邊陳舊的馬糞，把那塊雞卵石上上下下翻弄了一會兒，上邊的一半都已剝蝕的有點粗糙，近於風化，底下的部分還非常光潤。他扔了石頭，又在石縫裏，掘了半天。

「他想掘出臭蛤蜊來！」

陳奎告訴我，「要有臭蛤蜊就一定流水溝無疑了。」

他掘了半天，空無所得，祇檢出一片白貝殼，用黑色的瘦手指一捻就碎成石粉末了。他跨上馬，把屁股欠起，望望前邊的山頭。前邊沒有層巒，非常晴朗，他用鼻子嗅了一嗅，空氣很乾燥，充滿砂土氣。

「走！前邊就是龍門鎖！」他決定的說。

走錯路了！龍門鎖！那有這便宜事，這一個南北極的差別，使人不相信了。

「媽的，你就怙首跳龍門（跳龍門是性交的隱語）了，龍門鎖，龍門鎖在山峽裏，你走過這段路沒有！」煤黑子發音中的山東大蒜味，愈加把他的激恨形容得義憤十足。我們都很同意他。陳李向我看了一眼，眼光裏充滿了沒把握和疑問。

「兄弟們，趕路要緊，穿過這道山就是。」雙尾蠟平靜的說着，用兩腿把馬輕輕一夾，馬便不耐煩的走了。

煤黑子嫵嫵的長吁了一口氣，「呵！」把盒子炮拿在手裏，把子彈倒出來，又裝進去，故意搬着槍機扎扎的響。眼裏露出殺機。我心裏一冷，很想警告雙尾蠟不要在前面走，小心遭了他的暗算。

雙尾蠟的小馬喘着白氣，在前邊打頭走，打了一個「前失。」

兩面都是窄窄的山峽，有小榆樹在盤虬着。因為背風的原故，有時從土縫裏鑽出一棵草芽來，透露了春的姿態。沒有小花，也沒有草囁囁，有的祇是馬蹄得得中的不愉快的沉默。

煤黑子打喇了打喇嚷門，啞着聲唱：

「油麵捲啊大把抓喫喫，

一把捲子一朵花喫喫，

花兒戴在捲子上喫喫喫，

捲子嵌在花中央喫喫喫——」

他在捏造什麼醜惡的歌詞呀，他在宣洩他可怕的心術！他大嘴向一邊歪着，絡腮的鬍子擾亂了的「麻刀」似的差一兒掩沒了鼻樑。眼睛細縫着一道縫，眼角那兒繖狀的「紋」，微微的牽動着，牽動着，使他的鼻孔都鉅烈的抽動。他的臉非常的不正，微偏，左太陽穴那兒有一個大疤，似乎他就用那個疤在看人，疤上顯出紫亮的光。

這傢伙突然的向我笑起來。他用黃板牙嚙着鬍鬚，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。

「嘿嘿，你，……嘻嘻。」

他眼中溢漾非人類的卑賤，臉上淫邪的扭曲着。

我們默默的走着路。

他不是我們這隊的。雙尾蠟才是我們這隊的，並且是我們的隊長。我們的隊長臉上是菜綠色，血液大概也是紅的，身上發青，有人說他是「老棒」（是海洛英棒的吸食者。）但沒有人能證明他抽過。又有人說他每天夜裏必定吃一條蠟子才睡得榻實，他身上有「五毒」，

蛇見了他就打團。有一次我們在柳繡峪守夜，半夜他起來權煙火，我說「不成喂，敵人看見！」他說。「唔，捉住一條蠟子！」使我不相信這神話的人簡直也弄的涕笑皆非。

然而雙尾蠟最善良的意義，是這樣。他的槍術打的不算頂「靠」（土匪黑話：有根，）但是他的最後一着，是「致命訣」，誰要碰見「吊客星」是一樣靈驗的——

他把馬一撥，盒子炮從腋底下伸出，往兩邊一抹，效果是和手提機關槍一樣。然後單跨蹬，向馬肚子底下隱去——他逃走了——而且能雙手同時「上」兩連子彈在兩個槍膛裏。將槍一同貼在脅下跨上的一段腰部，用虎口將子彈一逼，第二膛槍又充實了——這一門最毒，所以叫「雙尾蠟」，至於他臉上為什麼顯出毒綠色，是因為他在十二歲就被「紅帽子」（東洋兵）灌了四次洋油，大約損壞了他某部分生理組織的原故！——

有這樣的隊長是夠押得住「點」的了，什麼時候也閃不了手。誰不覺着「抖神。」不過我們就是不佩服他那分青綠臉！……簡直是一條蜈蚣蟲，何況他又領錯了路。

煤黑子是剛剛改編了番號的「棵」上的「二當家」的。從前他就在我們的防線裏胡幹，現在被司令收編了……是同志了。我們現在就是和他一同到八蜡溝，他們的「老窠」去，見「大當家」的作收編的最後的磋商。

「我日他媽的他媽的姥姥，這是你家的龍門鎗？」

駛走出了山，果然不是什麼龍門鎗，前邊一道大河，橫斷了去路。

「這叫他媽的龍門江！」煤黑子咆哮如雷，他似乎就要射擊雙尾蠟了。

「向西看！」雙尾蠟平靜的向西一指，大家不去看那眩人的滔滔流水了。大家向西看。

壽桃山，龍門鎖！

馬上都變得活潑了，陳奎策馬向西第一個奔去。

「這就叫龍門鎖！你看這勢派！」賈宜追上我，向我解說。「這是壽桃山，山上是吳王夫差的點將台（這是錯的，吳王不能到此來點將）下邊是捨身崖，從前有一個孝女爲了父母不死，自願替死，在此『捨身』……削壁上有昌平侯楊洪寫的大字，『四方屏障』，『五路咽喉』，一個字都有一畝田大！」我也被他的話炫惑了，打着馬向前飛奔。

走到河心，馬都要命的飲水，努力的鞭打馬臀。在路上飛馳之後，不能讓馬喝飽了水的，馬似乎不懂這些，還執拗的在把頸子插在河裏去。

壽桃山通體是裸裸的青岩石組成的，鐵黑色，有成千成萬的山燕子在岩上作窠，唧唧的叫着。

行近了，天光馬上爲翠藍色的翼子所遮蔽，顯着蒼黑了。青燕落在岩石上，又飛起來，吱冷冷叫着，又飄遙遙的飛。不知它們幹些什麼，決不安靜一會。

我用盡了眼睛去尋——

「四方屏障」

果然發現了，字的四邊還有着從前石工搭「跳板」時用的鑿眼，想見當時鑿工規模之大，……花，忽，一陣黑砂，有鬼附着似的打瞎了我們的眼睛，連忙用手遮住了臉，盡可能的躲避。

「五路咽喉。」字略小些，寫的不算出色，其餘的都尉，巡閱史，邊將……的題詠很多，看不過來了也看不清了。捨身大士是丈六金身，浮雕在青石削壁上，從前有一個磚龕，已爲搖蕩的風砂所洗劫了。

「趕過去！」雙尾蠟說着。

剛一轉進山口，一股勁風，沙沙沙……黑砂每個棵粒互相摩擦着，攻打着，沙沙沙……人們有十個臉，這時也是徒然的，那刺痛真使你想叫出，可是喉嚨又被強虐的風給灌滿，Gallo Gallo的，好比一個喝了硝鎧水的金魚。

沙……黑砂發出殘酷的非人道的呼聲。

沙，鳴鳴……風同畫角一樣的盡了助戰的威武。

我們沒有防護的面孔在這雙重侵害之下十足的給犧牲了。好容易渡過了，睫毛都厚厚的凝結了黃霜，不敢用手去揩，怕混進眼膜裏去。祇輕輕的把嘴角的兩團黑泥彈掉，向地上不住的吐唾沫，兩手揉搓着僵痛的兩頰。

我的拳毛蘆花也打着響鼻，用尾巴拂刷着身子。

「上天易，過龍門鎖難！」陳奎向我吐舌頭。

煤黑子的絡腮鬍子——天然的「藤刀」，現在混合了泥砂，水氣，正好抹牆。「媽的！」他依然凶惡的嚼着鬍子，鬍子裏所收羅的面砂，一定有着蔻蔻粉的香味。

過了壽桃山，就好辦了，我們都帶了一身的嘆服和輕快。幻想着打尖時的……可是，哎，還是油面！

我們的隊長並沒有什麼喜悅，還是那臉的青黑，天色也隨着他的陰沉下去了，前邊露出了小小的土房。

「賈宜，到前邊店裏探探去，有住處嗎？撤馬撤馬！（看看光景的意思。）」賈宜扁扁嘴，夾夾馬，向前飛跑了。

「驢馬駝店」土牆上歪歪咧咧的寫着黑字。「草料……」底下的泥皮落了，看不出是什麼字。

喜懽的下了馬，便找馬槽拴了。

店東打着「小字眼」的土腔，來招待我們，硬着頭皮裝出歡迎的樣子。

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，大概是東家奶奶。正穿着一個緊身「棉屯子」。（綏察一帶的農家女人穿的一種棉背心）兩臂和奶子都露在外面，在奶着小孩。看見我們進來，慌張的挾着孩子向裏跑，小孩子發出殺豬一樣的號叫。

我問賈宜：「方才你先進來，她怎沒跑呢？」

他笑着說：「她以爲我是鄉下老粗呢，不比你們軍爺！」

「有『輩腥』（卽女人）呢……嘻嘻！」

煤黑子整理着馬鞍子，拍拍馬肚子，向我露出醜惡的笑。臉顯得更偏了。

「有豆子嗎？」他喊。

豆子？

店主東連連打千。「當家的。實在沒有，實在沒有，要是有，不用老爺說也會獻出來的，有好料，特爲拚的好料……老爺賞光，二頭！」他向裏邊叫着，一個穿着白麵口袋縫的褲子瘦小的孩子，飛動頭上的「帽纓子」，（頭上四五寸的頭髮，或爲養成髮辮的準備，或爲剪去髮辮後的遺留，不能斷定他是屬於那一類。）跑來。兩隻烏黑的眼睛向我們偷偷的溜着。

「給爺溜馬去！老爺們到裏邊歇吧，落落脚！」

我們全成了胡匪了，我們面面相瞞。

小孩子牽到我的馬時，不由的驚醒起來。「嘿，好馬！」然後向我憨笑。我的拳毛蘆花也像一個慷慨悲歌的壯士一般，聽了這話喚起風塵的感傷，又是一陣狂嘯，在春天，他的確太覺到孤獨了。

我向叫二頭的孩子微笑作答，他的褲子上有鮮綠的字蹟，是「概免稅釐！」

此時，店主東已經挨了煤黑子一個耳光。

「肉實在沒有，花錢也買不到，鷄子有，有，是，老爺，有！我不是說有嗎！」
他的灰色的大布衫上，也踹滿了「躺土牛」，（牛皮靴之一種）的足蹟。

「喂。同志！」雙尾蠟目光放出稜來，「不要太『四至』（舒服）了，我們總得改改秉性！」

「咄！他有說沒有！」煤黑子聳聳肩「呸，拿來，『攤黃菜』（即炒鷄子）大點油！」
吃飯時祇有他一個人吃炒鷄子，我們誰也不吃。

天就黑下來了，遠遠傳來喚馬的聲音。

「遙嚇，遙嚇，遙嚇，嗚嗚嗚……」

我們決定睡在這裏所以都放胆的躺下，有的脫下鞋子檢查腳底板下的砂子。

煤黑子在外面又打人。

我走去，原來他不知從那兒翻出了半升豆子來。所以又該店主倒霉。

「拿到鍋裏給你爺香一香！（即炒一炒）你媽拉個毬的！非這樣治你們不成！」

喂馬喂豆子，還得香一香，……我心裏充滿了憂鬱，這裏的隊伍怎能收編呢，根本就應該一槓子彈結束了他。

煤黑子盛氣的回到屋裏，睡在炕上和賈宜講着他搶劫時的樂趣。

「娘拉個毯，摘？多費事！有一次我一連砍了十隻手，五副金鐲子，五副！娘拉個毯！五個大娘們，先斬（諸姦）後奏！」

「賈宜！喂馬去！」

賈宜正和他談得起勁，不期隊長沖了興緻。滿臉上大不高興，梗着頸頸出去了。

分明殺了風景，絡腮鬍子歪着嘴，斜睨着眼向隊長仇視着「就憑你……嘿。」不平的氣字完全表露出來，連髻尖都顫顫的抖動。

「就睡覺，賈宜頭一班，陳奎二班，××三班！一班兩個鐘頭」雙尾蠟下了命令。

「『躺橋？』（睡覺！土匪隱語）我偏不睡！」煤黑子自瀆的恨恨的。

「天『察棚了！』（土匪黑話：陰天了）」賈宜回來說。

疲乏透了，沒有人留心他是開玩笑，是正經，身也不翻，呼呼睡了。

「你頭班『料水』（土笑黑話：守衛。）」煤黑子於是又和賈宜咄咄喳喳的說笑起來。我漸漸聽不見了，不過隔壁似乎是店主東的聲音。

「……唉，二十里路……你多心，……放個大胆湯吧……」

「……還是……」是東家奶奶……的小聲：「……走好……」

我睡着了。

有人搖撼我，我想天亮了。連忙爬起，睡得正甜甜的。

隔壁有孩子的哭喊聲。

「×你媽，沖了爺爺的『喜』！」

過後又什麼都聽不見了。

陳奎感傷的對我說。

「這樣不行的，這怎能收編呢，司令祇圖他有機關槍了，……這算什麼呢，我相信他們的『大當家』的比他還要壞，……我們根本被他們騙了。……」

我沉默着，在黑暗裏尋找他的臉。

不一會兒煤黑子踉踉跄跄的回来了，喝醉酒似的。「喂，賈宜，你快去，去！」

可是賈宜祇顧打出鼾聲，如一條死狗一般。

絡腮鬍子揮着烟火點烟，看見我倆，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大笑起來，露出滿足的情欲。嘴張大着，下頷向下咧着，他嚥着口水。「你們這兩個小機伶鬼，去，解解饞去——去！」

他一高一低的大頭衝下倒下了，就春雷似的打起「唵嚕」來。有一口痰，拉風車樣的，在他喉嚨那兒一呼一吸的抽動着。

天朦朧亮。「起來，備馬！」雙尾蠟叫着。

連忙起來，洗洗臉，隊長和店主東算店賬。

以爲是和他開玩笑，店主渾身抖戰着，他怕這「算賬」兩字的隱喻，就是綁票，勒索，或結果性命。

後來看見隊長的認真和實在，才吃吃的說。

「請請，賞！」說完臉色完全蒼白，怕對方一下翻臉！

他接過錢時，淚珠成串的落下了。連忙背過臉去。

正午我們到了太平溝，又是一個人困馬乏，沒處「打尖」的日子。

大家把馬放緩了，都沒有主意。雙尾蠟把手裏的皮馬鞭在腕上繞了一個花，嘴唇想說什麼，我以爲他一定說出我們打尖的地方，但是他什麼也沒說，馬比別人走得都緩。

「嘿嘿，一羣傻瓜……。」

煤黑子輕輕的解開了寬腰帶。拿出了「油麵捲」，獨自的大嚼起來。

「他媽的媽，你們作人情，賣朋友，把店家當你的乾爺爺，臨走還給錢，你們錢是那兒來的，還不是搶來的，假正經，My God！你們走後他能念你一聲好人……。」他的口涎和麵渣隨時的噴落出來，情態非常得意。

「我是幹麼來的，老俺因爲沒得飯得（eat）了，才想起和你們『合股』，你們，媽的就『瞎貓呆着死耗子』什麼改編不改編的起來啦，自己說着給自己解癢？……。」

陳奎向我望了一眼：這傢伙真算——